

伊洛河畔

孙明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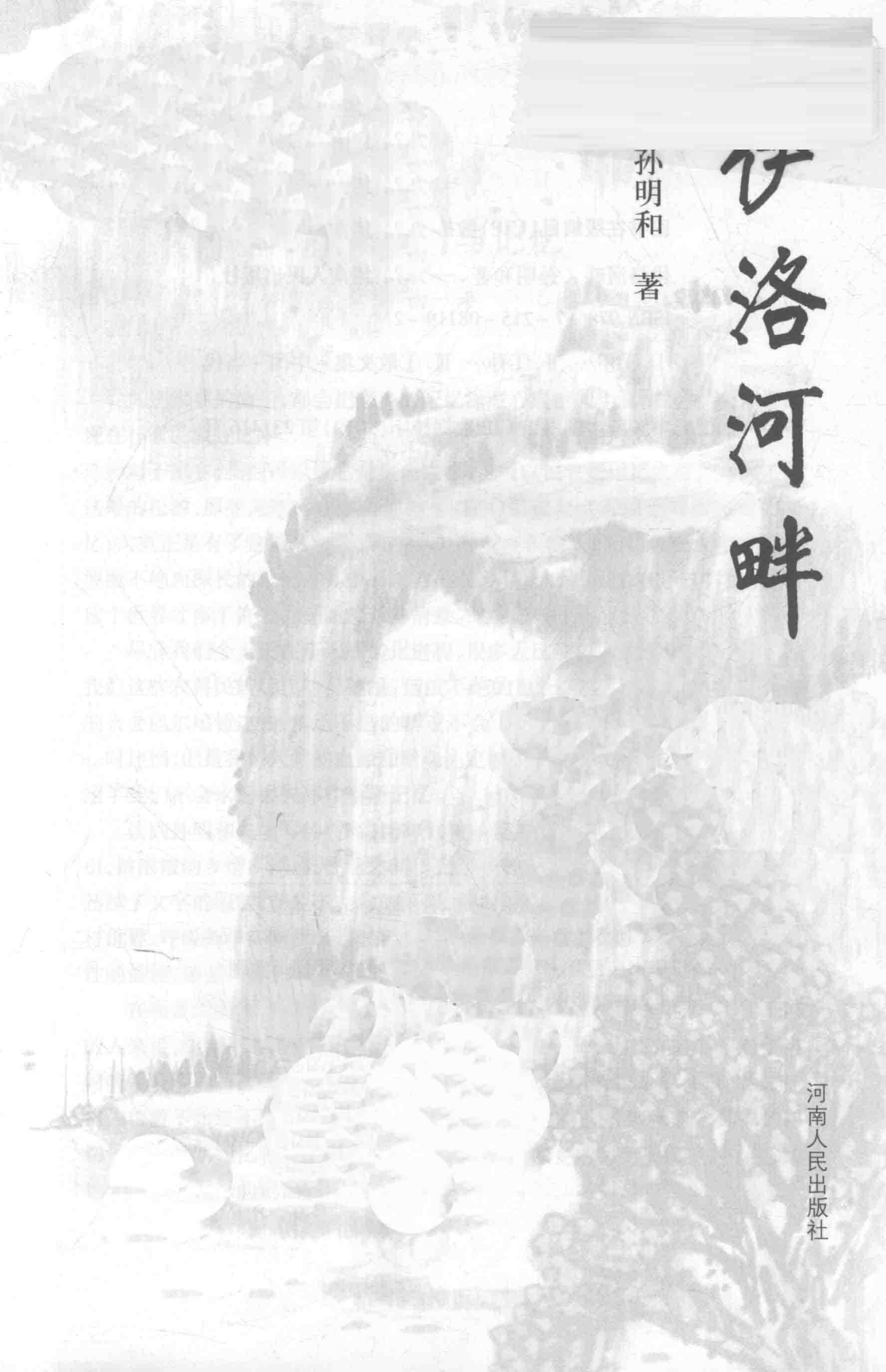
河南人民出版社



伊洛河畔

孙明和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洛河畔 / 孙明和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215 - 08119 - 2

I. ①伊…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1416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63)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60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3.00 元

序：乡情与记忆

四 平

久别家乡的游子，都会把家乡的记忆深藏心底。人生真情的文字，常常体现在朴素的叙述之中。

对于家乡，我们可以说它是生命之根，也可以说它是记忆之源。大概正是这样的根源，那些无论离乡多远的游子，在心里都会有绵绵无尽而深情的回忆；大概正是有了这样的根源，那些不管离乡多久的人们，都会在人生中拥有源源不绝而深长的记忆。其中所蕴含的是乡情、人情，因为有了这样的真情，这个世界才多了许多美好而悠长的情意。

尽管我们今天正在步入城市化进程，很多人已经迈入了现代生活，但是在我们这些农耕民族后代的身躯里，延续不绝的血缘无法轻易改变——即使有的人会偶尔短暂迷失，传承不已的精魂不会轻易更改——尽管有的人可能会一时迷惘，但是我们天然的血缘和精魂注定了我们不会长久失去乡村情感，注定了我们不会永远丢失那些乡土记忆。

读到孙明和先生写的《伊洛河畔》，被一篇篇洋溢着乡土气息的文字所吸引，被浓浓的乡情所诱惑，恍然之间得到了一种真实而深切情绪的牵引，逐渐超越了文字的限制，摆脱了文章的局限，霎时好像回到了一个朴素、多彩的乡村世界，呼吸到了一阵醇厚、深长的泥土气息，在心里感觉到了回归的踏实、自性的愉悦，还有一种久远而深长情缘被牵动。

在很多人看来，伊洛河是一条不知名的小河，而对于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伊洛河不仅多情而温情，甚至是美好而神圣。大概正是有了对伊洛河魂牵梦绕的特殊情感，才有了作者在《伊洛河畔》中所记录的往事，并表达出一位游子始终不变的情感。透过记录的件件乡村往事，体味蕴含其中的切切情意。那些记忆和感受，仿佛在告诉我们——家乡的河流不仅养育了生命，也带给我们快乐的记忆。

正是我们葆有了这样的乡村记忆,我们才不会失落于现代文明的世界;正是我们遗传了这样的乡土血缘,我们才不会迷失在今天喧嚣的环境。

乡村生活是辛苦的,但是它又自有一种韵味,即使是那些并不轻松的劳作,回忆起来也令人心动。过去的乡村,石磨是最真切的生活陪伴,也是村子里一种独特而沉静的符号。“平常村人吃饭用面,都由自家磨面。磨面这活儿大都是女人干。推磨很累人,家里人手多,妯娌一块儿干,轮着推磨罗面,会有个喘歇。家里有个年轻婆子,搭把手和媳妇一块儿磨面,媳妇也感到得力。”“小时候我帮妈妈推过磨,石磨沉,推着费劲儿,转的时间长了,头都是晕的。妈哄着你,说面磨完后给你烙油馍包饺子吃,你也没法逃避,只好硬着头皮推。”在这篇《石磨》中,我们从最平常的劳动中,可以品出其中的人情,还有几分隐含在记忆里的情意。

乡村生活里,正是有了这样的亲情和乡情,那些原本单调的劳作里,就会弥漫着一种柔婉的情绪,就像空气一样既无所不在,又不被格外的注意,却最终会在记忆里成为一种淡淡的旋律,流转在乡村的原野上,流溢在游子的记忆中。

不同的生活经历,带来不同的感受,留下不同的记忆。作者的乡村记忆,常常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并不陌生、却已模糊的情境之中。也许,这就是作者把记忆转化成文字的意义所在——回味记忆中的内容,留下宝贵的资料,感受岁月的变迁,颂扬美好的事物和人间的真情。

在《没有名字的女人》中,开头简单的一句话,就好像通过小时候的记忆,展开了一幅很有历史感的乡村风情画面:“小时候感觉村里的女人大多没有名字。”

对于女人没有名字的问题,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比较敏感的,而且可以从很多角度、很多方面来进行解读,甚至可以提升到女人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的高度来分析,并发出一些理性大于感性的慨叹。而这个关于名字和女人的记忆里,更多地揭示了一种在乡村延续了无数年的风俗、规矩,轻松地体现出了乡村社会稳定、自然的传承体系,很有点“绵延不绝”与“慎终追远”的味道。

多年媳妇熬成婆的规矩,其实和有没有名字并没有太大关系。在中国的很多乡村,女人们从生下来就进入这样一种独特而随顺的人文环境,一代代延续着这样的生活。“在村里,女人虽然没有名字,但‘当上媳妇熬成婆,成了奶奶不做活’时,地位就发生了大变化。媳妇是被支配者,婆子是支配者,奶奶

是‘太上皇’‘老太后’。媳妇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干在前吃在后。婆子是家务事的指挥者,指挥的对象主要是媳妇。婆子虽是领导,还得动脑子‘虑事’。当上奶奶就不一样了,想当家就管,儿孙们就要照办。想图清闲,就‘不做活儿’,就是甩手掌柜,一家人都要捧着敬着。”

这种生存状态在乡村是稳定而持续的,也是乡村生活中别有意味的风情。“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个通俗的规矩,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很多事情只要放长远了看,那种看似不平等、不讲理的生活局部,实际上隐藏着更大的平等和道理,从这种齿序辈分的延续中,体现出一种传之久远的孝道精神,而一个“熬”字,正是一种长久克制、包容的最好写照,也是一种承担、历练的过程,一个提升、转化的关键。

我们不妨想一想,中国妇女那些善良、纯朴和勤劳、坚韧的优秀品质,不都是经历长久的承担、忍耐而逐渐养成、延续而成的吗?一个看似简单的“熬”字,又何尝不是中国乡村女性从年轻走向成熟、由单纯臻于醇美的升华过程?

乡村记忆,有喜怒哀乐,有沉重和轻松,某种意义上那些记忆把一些乡村的历史碎片进行了复原,并使之具有了保存的价值、借鉴的意义。《村办食堂》中的许多情景,不仅会给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带来共鸣和回想,也为更多后来者描述、讲解了一段难以想象到的乡村往事,并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

“在正式吃食堂前,村里召开社员大会,动员各家各户在规定时间内交清所有粮食和炊具,家养的猪羊鸡,也一律送往大队畜牧场。有个别户家或藏匿或少缴,生产队还会以开会的名誉把大人支走,安排积极分子到家里搜查。上交的铁锅铁铲切菜刀戳火棍等铁制炊具,成了炼钢铁的好材料,粮食家具则由食堂调配使用。”这样的历史真实,还留在不少人的记忆深处,这样的曾经往事,确实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深处,留下了恍然如梦的特殊情形。

从作者朴素、明快的文字里,我们能够获得很多关于乡村的信息,也可以感受到一种新鲜的味道,当然也会得到很多启发,并渐渐走进一个游子的内心世界、情感天地。回忆,往往是一种富有情感的思想活动,也是一种充满反省的人生过程,它留给自己的常常是释放的轻松,带给别人的应该是收获后的感动。

乡情,一直是人类固有的情感,就如蜿蜒在生命之中的静静河流,既可以带来人生的诗意,也能够映照世事的变换。

乡情因为记忆而绵长,记忆因为乡情而醇厚。

2012年8月

注:四平,祖籍江西赣州,北京作家协会会员,有童话、人物传记出版,曾经参与过多部古诗词鉴赏辞典的撰稿工作,多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书评等,为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纪录片《森林之歌》、《大三峡》等撰稿,有《翠竹清音》、《家园》、《在这里——青海》等电视作品,担任过《大地绿歌》大型文艺晚会的总撰稿

序 言

牛玉乾

翻阅作者辛勤撰写的《伊洛河畔》书稿,扑面而来的是河洛浓郁的乡土气息。我在这一地带工作十多年,因而对书中描写的乡村农家故事比较熟悉,读来相当亲切。

《伊洛河畔》是一幅浓缩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乡村生活画卷。在这幅画卷里,有恬淡的自然风光,有淳朴的村民形象,有地道的豫西土话,更有渐行渐远的民风民俗。

作者来自民间,善于体察身边生态。这部书记录的都是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目见,真实的生活经提炼成为艺术的真实,不仅可作为文艺作品来阅读,也可作为工具性资料来参考。这部书,有直写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沧桑之变的《村办食堂》《老坟》《囤子》等,也有反映打上那个时代烙印的人们衣食住行的《凉快》《暖和》《吃食儿》《庄儿》等。读来令人思绪万千,回味无穷。

生活的主题是追求。这是生命的动力和人生的意义所在。书中所写的人物和生活,都比较充分反映了这一生活主题。《扒权》一文说:“村人把生活艰难想方设法支撑着过日子叫扒权。”谷堆一家“大人孩子一气儿向前扒权着过。这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是图生存求发展的本事。扒权着,希望着,走向未来,走向充满光明的未来。”《四叔四婶》一文说:“人,活着难,想自由自在幸福快乐地活着更难。但父母生下一场,就得活着,还得努力争取自由自在幸福快乐地活着。”《吃食儿》一文也说:“村人的目的非常明确:没好东西吃,也要想方设法变换花样增加口感增添食欲哄着下肚扛着日子向前走。这是平凡的人平凡的日子最伟大的选择,是无与伦比的积极人生。祖祖辈辈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留下步履沉重但却深厚有力的印记。”

如此等等这些“土得掉渣”的豫西老话,说的是老辈人的生活经历,讲的是当下人应铭记的世上真理。伊洛河畔的村民们,就是这样一群有血性的人:

无论遭遇多大的灾难和不幸,都决不退却,仍满怀希望奋发前行。一位哲人评价河南人的性格是: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强烈责任感,简而言之为“三平精神”。作者在书中勾勒的这群伊洛河畔的村民,其品格,其风貌,形象艺术地再现了这种“三平精神”。

本书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以一定的文化眼光,把农村边边角角不起眼的日常事儿分类集拢,整理优化,从中挖掘出不菲的文化价值来。比如《茅子与擦屁股》《生吃生喝》《吵架打架》等。细致地描述出了生活原生态,不但使生活色彩显得更加浓厚,而且反映出当时当地的生活习俗和精神文化面貌,从而让读者多角度了解和体味伊洛河畔的社会风貌,增强了趣味性和时代感。

文章当长则长,当短则短,恰到好处,不去矫揉造作,空乏敷衍。这一点,作者在书中有较好的把握。譬如,篇幅较长的《老相好》、《火葬鬼魂》几篇,一步步一层层,曲曲折折,吸引着你饶有兴趣地一直看下去;也有较短的,如《红高粱》《野菊花》《月夜》《放鹰》等,却给你一种意境,让你去细细地品味。

总体看来,这部书用清新的文笔、流畅明快的语言,原汁原味地开掘人们梦幻般的记忆,让人感到妙趣横生,实属不易。

我早年在巩义市回郭镇工作,那时初识作者,虽是毛头小伙,但已显露出才华豪情。如今大作问世,绝非一日之功。

作者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能给浮躁的角落平添一分宁静,让人能静下心来,神往过去,实在难能可贵。

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是为《序》。

2012年7月9日

注:牛玉乾,郑州电视台首任台长、《中国西部时报》原常务副总编、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执行副秘书长。

無聊才讀書有閑詩
文章不知故鄉里
兒童相識否
右錄

孫明和詩
時在壬辰年
暑月
董蘭

前 言

从恢复高考考上大学至今,在城市生活已三十多年。但我越来越清楚了自己的身份:还是一个农民,并没有发生蜕变。乡土口音重,面红薯腔,不会说普通话;不讲究好孬,啥饭都能吃;喝面条不嚼,“唵唵噜噜”顺着喉咙眼儿就下到肚里。这些都遭了不少白眼。也难怪,在家乡生活了二十多年,娶妻生子,建立家庭,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早已定型,改变何其不易。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正所谓此也。

在农村期间,正是我们国家改天换地运动频繁的时代。走进新社会,旧貌换新颜。但运动多,一个个接踵而至,中间还夹着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消停过。我身临其境,亲眼目睹村人的生产生活、喜怒哀乐。如今虽时过境迁,但还时常在我脑海里鲜活地涌现出来,感觉是那么的亲切与温馨。我清楚,这些景象永远不会复还,应当毫不犹豫写出来,以免悄然流逝。

所写都很稀松平常,没有大人物,净些琐碎事,不雷人,没有影响力。虽显平淡,但是真实。是一个时代一群农民的平凡生活,是一段普通农村社会的写照。也算一页家史,一页村史。

陆陆续续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或许你会翻翻,或许你会一笑,或许你会不屑,我都能理解。我也相信,空闲时看看,它会和年长者一起回忆那些难以忘怀的岁月,品味人世沧桑。也会方便年少者了解过去,把它作为一抔黄土,用来加培自己的思想根基。

由于学识有限,难免存在一些错误,万望不吝赐教!

要搁笔,心头一热,忽然涌出几句歪诗来:

无聊才读书,有闲诌文章。

不知故乡里,儿童相识否?

孙明和

2011年12月于郑州



目 录

自然篇

伊洛南畔有家乡.....	3
伊洛河.....	6
滩地和南坡.....	9
天雨	13
红高粱	17
指甲花	19
酸枣树	21
野菊花	24
柿树	26
竹颂	29

人物篇

五洲叔	35
松才伯	38
望哥	41
四叔四婶	45
扒杈	48
月夜	51
成才的成才哥	54
疯子学小传	58
万哥与路戏	61

林	65
外婆	68
菊花媳妇	71
老相好	76
村有奇女	89
火葬鬼魂	98

生活篇

村办食堂	111
吃食儿	114
吃菜	120
生吃生喝	124
集日四吃	128
蒸红薯的面和葱花儿油馍的香	130
蒜面条儿的味儿和实胎儿蒸馍的瓷	132
起火	134
凉快	137
暖和	140
猪·羊·鸡	143
茅子与擦屁股	146
庄儿	149
吃水井	152
饲养院	155
菜窖和红薯窖	158
存粮食与运东西	160
石磨	163
石碾和碓锤窑儿	165
囤子	167
红薯母儿	169

老坟·····	172
没有名字的女人·····	175
八月十五小记·····	178
家乡的会·····	181
吵架打架·····	185
吸烟歌·····	189
除污三法·····	192
棟籽儿与槐连墩·····	194
四门顶·····	196
鸣儿鸣儿·····	199
放鹰·····	201
母亲的初一早晨·····	203
我的儿歌·····	205
儿时的娱乐·····	207
浇地与拉煤·····	210
难忘初中·····	212
拉脚·····	217

风 俗 篇

相亲·····	223
拐弯抹角成婚配·····	227
娶新媳妇·····	231
送闺女·····	234
逗新媳妇与送房·····	236
逗新女婿·····	239
坐月子·····	241
埋人的讲究·····	244
后记·····	246

伊谷河畔閑坐
壬辰年夏月
綠庭作
岸中康吉初

【自然篇】





伊洛南畔有家乡

伊河与洛河在洛阳东相汇而成伊洛河，东流到黄河。伊洛南畔，有颇负盛名的回郭镇，东邻紧挨着有个大村叫罗庄，便是生我养我的家乡。

她是一个古老厚重的村庄。

村中老人常哼一首歌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是什么？大槐树下老鸱窝。”这首歌谣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祖先是从小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孙氏家谱》记载，时间为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我国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在《明史简述》一书中说：“由于二十年的战争，各地人口大大减少，土地大量的荒废。因此1368年明太祖建国以后，他就不能不采取一些措施，改变这种状况。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国家，农业生产得不到保证，他就不能维持下去。因此，在明朝的初年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第一，大量地移民。迁山西的一部分人到河南、河北、安徽去。……”这与家谱的记述不但一致，而且明确地告诉我们迁移时的局势和原因。

村庄东西长南北窄，呈蝎子形，头朝东贴在大地上。最东面一对鳌处，是两个附属的小村落。前腹部较宽，有近一里地，后腹部较窄，末端，东西排列着一溜儿住户，细细的，恰似尾钩。周围是高大的土寨墙，东西南北留有四座寨墙门。寨墙外一丈多远，开着一道深深的壕沟，但时常没有水。高筑寨墙，是古时人们共防匪盗的措施。蝎形规划的原因，肯定有说处，只是没人说得清。

现在村庄和周围的田地高低差不多，但细细观察现存的地势，就会发现一些痕迹，证明村庄原是建在较高的坡岗上。

后腹部至尾钩的北边沿处，村庄的地面高出田地一两米，是长满野草的土嶙，因背阴，在潮湿的土表皮上，长出了一片片绿苔，这应是原来坡岗的上部。夏秋洪涝，伊洛河涨，带来泥沙淤积，六百多年，会有相当的厚度。由此可见，刚迁移时，村庄的地势应是比较高的。老祖宗在定桩前，肯定经过了实地勘察论证：北边不远是水源丰富的伊洛河，水灾常有，不能不防，自然会选择坡岗之